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鄭嶠

通志卷一百八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 弟興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梁統 子竦 曾孫商 元孫冀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元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子陵

陵　子郁　孫馬　曾孫鸞　鸞
弟元　子煜　元孫典　元孫彬　丁鴻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

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馬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
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項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
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勑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
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
是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返湖陽軍師欲殺
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

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脱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戚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尋元鄉

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八年帝南祠
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
求苟進常誡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
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
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帝聞之敕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
得失輙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

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疋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

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爲復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以讖記正五經異説北海周澤琅邪承宫並海内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

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黄門

張惛問儻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于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儻常患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輙擾人吏以為利儻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惛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儻謹恪又聞其止鮪姻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絶永寧二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弟子頴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宏族曾孫準字幼陵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産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宫特補尚書郎

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請博求幽隱發揚巖
穴使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
以推述先帝崇尚儒雅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
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拜御史中丞永元之初連年
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
損兹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
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猶是言之調
和陰陽實在節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

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之者徙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

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吕倉並守光禄大夫準使兾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廪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户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内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輙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

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禄勲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馬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賔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别降新野淯陽杜衍冠軍胡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

将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幷徵識
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
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
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
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
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
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
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

右馮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絶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黄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同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黄門侍郎守期門僕

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泥塗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宫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賔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

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顧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邪亢龍有悔夫外戚之家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復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殁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禄勲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帝思舅氏之恩詔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

弟博爲灊彊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黄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嬌妬豐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

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巳後暴富至巨萬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隷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邉建武二年

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佷彊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曰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視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髙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髙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懐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

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内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内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彊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畔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他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

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内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䇿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矣浮城中

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

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别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憫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

守牧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虚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

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用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豈徒然哉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

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帝善其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厲遠近同慕

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外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

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昭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采馮城因以氏焉秦滅魏遷于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叛魴乃聚賔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

謀滅季族季亡歸紡紡將季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紡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紡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慚不敢復言紡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紡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

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按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

悔過伏罪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内侯二年帝崩使紡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户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紡性公嚴方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

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廵郡國留魴宿衛南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拜子世爲黄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

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勲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衞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珫和帝時詔封楊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黄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

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身長八尺六寸腰帶十
圍力能扛鼎少爲户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
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
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
甲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
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
之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
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澤應期而還有

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

陵樹株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延從送東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玉姓也音宿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奸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

一書輙加搒捶也音彭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

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行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

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餧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弘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竒之召署督

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歿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

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役以利飢民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

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殁悉還賜物勑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禄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

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
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
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巳子故立之以勝爲平
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
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宫門誅車騎將軍鄧隲兄
弟及鄭衆蔡倫刼尚書廢太后於南宫封帝爲遠國王
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

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同産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内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

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誅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寛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

他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
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
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
内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
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
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惟陛下宣詔有司
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

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德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令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

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絶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内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横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

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不報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

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
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子巵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
元中擢爲黄門侍郎歴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
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
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歴江
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
元石而沉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
爲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性好
施不事産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疏有序特重
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親族自無所服竦
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材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
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
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
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

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引禪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禪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㦥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受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總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

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宂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收䘮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殁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宫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貲十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

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曾孫也於是追尊恭懐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我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襃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加兹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

恭懐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畢父侯邑各五千户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過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疏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皆免官雍子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爲郎中遷黄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

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饑饉輙載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

而性愼弱無威斷頗溺於内豎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廹遂共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

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致化成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

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邉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
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殮斂以時服皆以故衣
無更裁制殯以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
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甍帝親臨喪諸子欲從
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黄腸玉匣什
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皇后錢五百萬布萬
疋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宫親送帝幸宣陽亭
猶望車騎子冀嗣冀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

眄視也矘眄直視也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了明也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欲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

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録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横常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内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户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于三公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

允襄邑侯各萬戸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戸并前所襲合三萬戸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馭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

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
客盜還通期會商甍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
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
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
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允誅滅友
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
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
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

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冐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輸上第於冀乘輿乃

其次也吏民齋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埶横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隂陽奥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

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連帶邱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

殺一蒐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别起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户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田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

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纎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黙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冀賔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而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

導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

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

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

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托病僞

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

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于著冀召補令

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

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忌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禄勲又諷衆人共薦其子允爲河南尹允一名胡狗時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

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隂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髠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三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隂侯允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内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

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壻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遣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

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黄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隷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禄勲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允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莽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中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

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輙以訪純自郊廟婚嫁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宗祀者也元帝以來宗祀高

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章顧下有司博採其

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
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
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
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
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
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
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
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吏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

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宜據經典定爲禘祫之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

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

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以明中興之功中元元年帝乃東廵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幷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謚曰節侯子奮嗣奮字稚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而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十年偺耳降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
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
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
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校尉明年代桓郁
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
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
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
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

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時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請定禮樂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襃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由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

誠無所疑久埶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
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
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
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
於是遂有慶氏學襃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
疎通尤好禮士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漢禮儀晝

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懐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而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寢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收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端並臻制作之符甚

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
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
羣僚拘攣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
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
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
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
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
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襃侍中從駕南廵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制禮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襃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襃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

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

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廵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踴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

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元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入西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

入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

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

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

乃避地徐州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究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埶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

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
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
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
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
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
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
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
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

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悉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

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賔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由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周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
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
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
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元
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黄巾所
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
小同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誠恐百姓離

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凉益三州還拜凉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之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

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
議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
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
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
而欲舉未可之事貽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
弨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弨曰夫

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騊病而止之及騊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騊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騊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

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
馬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
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
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與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
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與同寓隴右乃

薦之曰切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悦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悦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頻至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服君不舉避移時樂

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隂氣未作其災
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屈
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
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
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用道路流言咸
曰朝廷專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
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逼促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髙明而臣下惧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

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音輦音酌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恃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音聞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賔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

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
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
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
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
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之
衆拔刀自誓單于恐乃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
欲復遣使報之與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
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

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更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揺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意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

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

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廐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隂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邱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

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晩發愈可懼耳方春歳首而動

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
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
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
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
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
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
升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
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

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顔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説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事君陛下慜學微
缺勞心經埶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
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
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
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
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
則失人將恐陛下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
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孔子可謂知教顔淵可謂善學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學無憂絶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輙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

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

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歆受左氏學以歆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正本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輙延羣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

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
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
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
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
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
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
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

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

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埶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詔下其

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高才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賔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

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於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

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李通罷後元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説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林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

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内懐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歴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

不審覈若欲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

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守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輙令祝少賓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户達所著經傳義詁及難論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
後就長水校尉樊儵等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
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
孝廉光祿主事稍遷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
士顧奉公孫松等奉爲頴川太守松司隸校尉並有名
稱其餘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
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

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損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

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門人追録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闐街徒從無所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

縣責糶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
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
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
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
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
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
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
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

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常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疾篤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

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
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元字處虛沈深有才
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
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
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
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
總天下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
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

中官解天下之倒縣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
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
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悦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
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
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
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元遂去
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
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及王莽簒位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飢困而講論不輟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

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
入使授太子每朝會帝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
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
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
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辨
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

詔賜奇果受者皆懐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宿止太子宫積五年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三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隂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隂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隂氏則隂侯可為天

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乃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遣掾丞汜再

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

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已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親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户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

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流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

祖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寵常居中論
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説章句令郁
校定於宣明殿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
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
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
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
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
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

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馴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

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

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馬能世傳其家學馬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馬爲太子少傳月餘遷太傳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馬與太僕來歷廷尉張晧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馬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

書入省事帝從之以馬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

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髙第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
政無所廻避常乗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
避驄馬御史及黄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
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後出為郎靈帝崩大
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獻帝即
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宦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
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
賜爵關内侯車駕都許遷光禄勲建安六年卒官馬弟

子鸞字始春少立操行緼袍糲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巳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内豎故不省遂以病免中平元年卒年七十七子煜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

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煜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煜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怙若此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後爲凶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焉兄孫彬字彦林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慧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

出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同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

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彬爲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

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廹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毉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陵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吴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
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
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
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禀食公車與博
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
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

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此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朝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乗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

室之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歷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吕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犯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祆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

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愚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諂佞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閒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送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

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宫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十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

浮卒子夏嗣

通志卷一百八